



正蒙一

太和篇第一

此篇推明太和之氣陰陽運化人物賦

受皆是物也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

是生網緼相邊勝負屈伸之始其未也幾微易

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子效法

於簡者坤子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

象為神不如野馬網緼不足謂之太和語道



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
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

用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

感用空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之

天地之氣雜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

而不妄氣之考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

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

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

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

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

而不及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

笑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

性矣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

二顧聚散出入聚不形能推本兩從來則深

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

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
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為大虛中兩
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
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
為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畧知體虛
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
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幽
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
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太中之矩遂

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問
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
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亦多見其蔽於
詖而陷於淫矣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
縕滋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
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
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
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

非教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散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密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蓋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親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

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互清為濁濁則礙礙則形

允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

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
神者太虛妙應之目九天地法象皆神化之
糟粕爾

天道不窮寒暑已象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
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
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
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
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滋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
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
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
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
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魄交

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
交為春萬物播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
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
象斯有對對必及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
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
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
夫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
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

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
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
外其為感者細縷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
物之妙者與

氣與志天與人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
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

此篇論天地陰陽常變之道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
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此天之所以
參也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
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
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
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

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
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
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
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
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
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
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
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
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
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
日月出沒恆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
惟七曜而已恆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
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恆星河漢因北為南日
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
外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

天若其配於爾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
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
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
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
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間有小大之
差則較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互
交則光為之食矣

虧盈法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
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
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月兩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
中弦則光為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
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
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

散相盈分降相求細縕相揉蓋相並相制欲

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
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
與閏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陽之德至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陰性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執
均散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

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
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
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
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
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
和而散則為戾氣曠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
則風雨調寒暑正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

化所從來德之感者與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
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
之道歟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
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
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
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
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

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鏢之反流而不耗益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躰而不遺者也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陽而於陰者水附於陰者火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甫出王矣天曰旦及甫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與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感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造以言之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

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

無為而成為物不感也

成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

與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

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

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歲之變則周歲之化

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

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

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
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
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象
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
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

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
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體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此篇論聖人神化不測之妙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震明照鑑神之明也無遠迫幽深利用出入
神之充塞無間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
神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
畧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
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
化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
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
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
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
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為能化
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
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特其蒸鬱
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為健順動止浩然湛
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

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世人取釋氏銷
礙入空學者捨惡趨善以為化此直可為始
學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可同語
也哉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
顯微也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
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

後能窮神知化

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易謂
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
而神矣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
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
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與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
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
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兩
能勉哉乃德感而自致爾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
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
致非思勉之能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
知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
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
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
成人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
得而知之

聖不可知謂神在生縲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
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為也

見易則神其幾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
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
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之者順性命則兩先
皆吉也

知神而後能猶音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
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
矣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
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
物而喪己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
之事備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
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
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旁行不流固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

於流也

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
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
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動物篇第五

此篇論人物化生之妙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
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
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

神以其中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遊散者謂魂聚成形
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
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
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
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

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
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
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
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
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
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

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

醫謂譏夢取拘夢與凡寤夢兩感專語氣於

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

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

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

人皆習知而不察者爾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
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然帝則之必察者
歟

誠明篇第六

此篇論性有差等之殊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能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
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
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
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
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
子誠之為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偽實不有何終始之
有故曰不誠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中庸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性在金猶水性之在水寒釋雖異為物一

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為有我兩喪爾

上達及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兩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兩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莫不

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

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

弘人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

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

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

物不失其道

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

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疊疊而繼善者斯

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仁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

歸焉者兩乘兩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
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
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
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
心心德見聞不弘於性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
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

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
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
已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己也

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

性久大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

行領惡而全好者其文由學字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偽且慢故知不免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勉難於苟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

害生雜之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順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險幸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為之招也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相未體則心為有外世入之心止於間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格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

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
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
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
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
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
過人遠矣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

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
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
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
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
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啓之
之要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
因身發智貪天功為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

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内外
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耳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也大
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貌
字其卑矣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

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

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
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
疑水者歟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

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
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塵世之
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
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
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
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
明不能究所得也

中正篇第八

此篇論人當植立大中至正之道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
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
致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
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
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
人之止爾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
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
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

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其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為像此顏子之嘆乎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六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

顏子之嘆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
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兩勉焉
無兩難者清之極無兩異者和之極勉而清
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
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道不致廣大則精
微與兩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
措之宜矣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
知也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
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
正物猶不勉有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
做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
且為未盡况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
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考至於不得為而止斯智矣
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
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鑿意必固我
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
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
於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

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
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
不失和矣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
然後可與權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
天下之道

將窮理而不順理持精義而不從義欲資深
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
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
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
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
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行之篤者敦篤之字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

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
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
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
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
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善人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
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

成法亦不隔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學

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

於不充人學之至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
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
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
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
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
未見之仁也

為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

鄉之進也

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
易苦難則止

學者捨禮義則能食終日無所敵為與下民
一致兩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
考不思而得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
道以為無失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歎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

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履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入自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

同而答異以此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
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
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
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

志常繼則四子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藏

九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
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
其意而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
意私爾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
智以舉直錯諸枉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
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已
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
施於人者也以象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
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已責人愛

人之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
難相為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
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孳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